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霽山文集 卷三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炎

謄録監生臣江晋

霽山文集卷三

宋　林景熙　撰

白石樵唱三

鹿城晚眺郭璞卜東嘉城基有白鹿銜花而出故名為鹿城

古城仙鹿遠百感赴斜曛海氣千年聚山形九斗分神鴉饑啄蘚穿木蠹藏雲何處鳴鉦發春屯又易軍

初夏

春歸不知處溪楝日初長舊題詩扇疎簾讀易香田

蛙占水旱海燕語興亡復恐閒愁起聽泉過石梁

過北雁蕩山下 在樂清縣東北九十里芙蓉村

驛路入芙蓉秋高見早鴻蕩雲飛作雨海日射成虹一水通龍穴諸峯盡佛宫如何靈運屐不到此山中

禹穴 在會稽縣東南二十五里

古迹微茫久雲深鎖薜蘿洞前青壁圻世外素書多猨狎垂山木龍靈起井波相傳通海脈魚網得金科

禹廟 在會稽東南十二里

萬國曾朝會羣山尚鬱盤嚴祠鎮玄璧故代守黃冠㝠之入雲根古梁歸雨氣寒年年送春事來拂蘚碑看

荷錢

盈盈新疊碧難借柳條穿鑄景菰蒲外買鄰鷗鷺邊炎官初掌柄水國不書年漸長薰風價折筩供酒船

過陶嶺有錢王井又三里有錢王石菴在越州即陶山嶺也

沙井泉初試石菴苔已荒不知更宋代猶自說錢王古

塚木根怪春山雲氣香詩成無紙筆駐馬語殘陽

久雨

閉門荒草合宿雨掩春華西海無回日東風幾落花霧冥猿自嘯蕩冷雁猶家誰是補天手空懷鍊石媧

訪武伯山居在舜田下

照書雙眼碧天欲壽斯文白髪前朝士青山半屋雲遲花春後見遠瀑夜深聞迴看重華夢荒田自鹿麕

客意

獨夜愁如此殊鄉老奈何故人經亂少歸夢入秋多衣

潄鄉碪動書沉海雁過燈前空拂劍酒薄不成歌

漁笛

楚竹聲何遠蒼茫想釣舟橫當半篷月吹破一江秋落

葉紛前浦驚鴻過别洲曲終枕蓑卧無夢到涼州

雨土 至元辛卯春甌中雨土

豐凶不可問疑入瘴鄉春髙漢枯無潤剛風吹作塵園

林霜後色樵牧霧中身四望荒荒白誰為洗日人

枯樹

凋悴緣何事青青憶舊叢有枝撑夜月無葉起秋風暑路行人惜寒巢宿鳥空倘留心不死噓拂待春工

潘山長入括 潘平陽白石人

為官轉多事行役到寒氊落日隣州樹西風逆水船飯牛懷白石訪鶴入青田我欲看行卷仙峯雪瀑邊

江心寺 在溫州永清門外

佛借龍宮五百年平分城樹與村烟叢林忽湧中流地

雙塔曾攀半壁天石色帶雲籠客袖磬聲和月落漁船
袈袍不限侵門水十載何人坐象筵

長至日

觀物閒中得化機相隨野鶴立多時遺編竊老芸空辟
舊念灰寒管不吹夜氣清明非藥鼎春風消息在梅枝
三杯美酒微微醉細和堯夫擊壤詩

元日得家書喜

爆竹聲殘事事新獨憐臨鏡尚儒巾寒窻琴冊燈花曉

衰鬢江湖栢酒春道在老天扶客健書來稚子識家貧舊山亦有閒風月歸與漁樵作主人

次翁秀峰溫州在城人

花柳湖西別此翁十年鬢雪忽重逢唐陵愁問永和帖楚水夢聞長樂鐘黄嬭秋燈餘舊癖素侯野服拜新封世情雲雨何時了千古青青太玉峯

立春郊行次唐玉潛越州人

道人清事飯溪蔬無酒閒愁已破除五夜雪聲聞梅雨底

一春烟景竹節初園林芳信醒愁蝶田野豐年入夢魚
氷下流泉清老耳東風先已到郊居

寄七山人平陽州治北五里有七星山鄭初心先生隱居於此稱為七山人

十年踈鬢為誰斑天借儒冠日月閒歌枕寒生雙瀑澗
開門春滿七星山鶴歸尚覺遼城是鵑老空聞蜀道難
欲覔九還憑寄語青牛何日度函關

王德玉席上賦牡丹監簿子

露洗檀心迥絶塵猩袍曾受百花臣東風喚起清平曲

西洛移來富貴春金縷杯深如勸客香霞幄暖欲熏人年年此地開芳席看到兒孫色更新

和王德游夜感監簿子

小池荷淨雨初晴世念消磨未到僧衣帶長江空北固觚稜舊月隔西興一春空負花前酒獨夜相知竹下燈自笑老來甘鷁退少年雲路健追鵬

荷花

淨根元不競芳菲萬柄亭亭出碧漪乘露醉肌渾欲洗

無風清氣自相吹製裳香冷微雲護傾盖盟深獨月知
却笑滿城紛繡縠溓溪此意更同誰

納涼

黄卷無端作睡媒火雲萬朶鬱崔嵬暑如酷吏何當去
薫自重華知幾來脚踏層冰思遠壑手遮赤日厭飛埃
披襟坐石不能夜忽聽南山起怒雷

次王修竹監簿送羽士過龍瑞宫

龍迎葱珮出珠宫鏡水涼生碧樹中崖裂千尋根到海

劍懸七尺氣橫空晝閒漫寫琴三疊曉發猶餘鼓一通
猨鶴無期雲自在人間何更有空同

王監簿陶山禱雨志喜

城居苦熱念林丘偶向殊庭送羽流雙袖攜雲禹穴曉
一瓢分雨舜田秋溪聲冉冉來松壑秋意蕭蕭滿竹樓
我與蠅蚊爭晝夜夢中猶及赴清游

次韻山中見寄

物外高樓豈好奇愛涼坐到雨來時四愁歲月空平子

三樂乾坤自啟期晉代諸賢由水會鎬京遺澤變風詩
世交翻覆如雲雨野鶴孤心老竹知

王監簿南墅新樓落成

玉珮珊珊不可招眼空塵界等秋毫山林貞白三層迥
湖海元龍百尺高自笑行藏關氣數肯將歌舞換風騷
卷簾最愛南山近坐聽松聲起碧濤

石門洞在處州青田縣溪南有書院道觀在焉

臨溪雙石如層城中有洞天門不扃杖藜穿沙入微逕

古藤絡樹春冥冥渴猨引子下飲澗山瓢我亦分清泠一重一掩翳復朗朱門金榜開殊庭衆峰環拱受約束何年神造驅五丁縹緲樓臺鐘磬寂薜荔紛披䆗户青黄冠羽服者誰子瓊臺坐閲南華經客來揖坐松下石呼茶味瀹枸杞靈笑遣青衣導予步峯回路轉銀河傾初看絶壁走雲霧倏聽萬壑驅風霆不知何代擘青峽明珠萬斛皆龍腥欲喚琴高借仙鯉濛濛山雨吹孤亭

荷珠

霞衣蒽珮來珊珊水晶之宫綠玉盤誰與馮夷作戲劇貝闕驅入神瓢翻又疑罷織蛟人泣碧窪融作水銀汁圓或為璧方為珪寒光滉漾不可拾古來歆器戒覆傾真宰之柄常惡盈季倫買笑輕百斛金谷轉首迷榛荆紛紛魚目爭貴惜道眼獨懸諸幻息須臾海霽山日高綠雲萬柄淨如拭

游九鎖山 在杭州餘杭縣西其處有五洞交扃九峯回抱千巖萬谷秀聚其中

肥馬輕裘到此難名標九鎖翠微間天開洞府幾千載

地隔風塵此一闗謝屐空憐迷鴈蕩蘇詩不是夢廬山
他年修得清緣在擬扣金堂覔大還

右入九鎖山門

客杖偶逢山鶴引儒冠幸免野猨嗔吹來松氣清人骨
為洗東華萬斛塵

右松間

日澹梧枝洞鎖苔人間矰繳幾驚猜九苞自是沖霄物
曾為簫韶一出來

右鳳洞

雲濕林腥隱石扉不知何代有龍歸却疑此洞元無底下挾滄溟作雨飛

右龍洞

百雷鬬我前八溟覆我後誰哉擘巨崖縱此翠蛟走又疑蜀川下萬騎赴峽口凭闌神為搖清寒逼兩肘久乃與之忘一洗耳目垢骨冷春木臞魂驚夜猨吼神仙亦愛奇臨流并瓊玖乘鯉琴高風捉月太白手跳入水晶

宫身世亦何有緬懐玉局翁不受荒幻誘爾來謁空祠采蘋奠玄酒百年等一漚道先天地壽逝者固如斯川上歎魯叟

右翠蛟亭

洞天有别雲福地無凡土嘉名此兼擅靈氣適専聚峰巒互重掩雲霧自吞吐飄然乘泠風一辮謁瓊宇住山老黄冠迎客琪樹午魚魚美少年華裾集齋鼓往者修鍊人飛昇接高武爾來何寂寥山川亦今古甲第擬王

侯億萬富倉庾所以氣體移學道不精苦吾聞郭許儔
卓菴老林莽終日對白雲餐松飲石乳

右洞霄宮

九鎖絕人寰一嶂聳天柱自從開闢來著此洞天古奇
石千萬姿元不費神斧帝勑守六丁山夔孰敢侮白晝
中冥冥游者必持炬或絢若霞敷或慼若波詭或豎若
旌幢或懸若鐘鼓或虎而介踞或鳳而翅舞異狀紛獻
罥清音起擊拊不知金堂仙恍惚在何許褰衣下側逕

層嵐結瓊乳逕極鏬轉深幽潭蓄風雨岩容童豎入恐觸蛟龍怒凜乎不可留長嘯出巖户

右大滌洞天

聞有真人白日昇洞天千古卓峻嶒頂高絶似撐華蓋穴暝初疑入武陵秋静石枰空暈蘚寒生泉縫忽懸冰依依谷口斜陽在已覺重嵐濕杖藤

右棲真洞

誰卓孤峯紫翠巔流泉一脈到宫前却憐千尺擎天柱

不柱東南半壁天

右天柱峯

仙子渾無涉世勞屐痕一尺寄孤高幾人失脚風波裏可是雲根立得牢

右神仙隱跡

華表鶴歸處林深別有天雲陰生石壁杉影落丹泉宇宙名山在神仙古洞懸歸來凡骨換寂照起三田

右過石壁丹泉二亭

留寄沈介石高士　沈名多福洞霄道士　厲鶚補注

名山陽風雨幾度夢空馳谷口重來路雲根舊别時玄門尊老宿白髪長嬰兒欲問還丹事林深鶴已知

懷葉鄧二友　按葉本山林鄧牧心牧宋末大滌山高士　補注

中歳修玄學懸崖結屋危幻身風露襲淺户虎狼窺九鎖洞中志一瓢身後詩定知明月夜雙鶴影相隨

半雲菴　瑞安陳瑞州家菴名

天地等蘧廬結廬復何事一間亦寄耳況乃寄所寄我

身正似雲於此適相值買隣不用錢平分有餘地豈不愛專壑孤立聖所懼平生志八荒澤物乃吾素我行雲不隨雲行我復任出處兩何心得非以時故造物無全功蒼生竟誰覦石床坐忘言各分一半愧

端午次韻懷古或疑屈原曹娥死非正命是不知殺身成仁者也併為發之

葵榴入眼明得酒慰衰齒胡為浪自悲懷古淚紛委湘江沉忠臣越江沉孝子沉骨不沉名清風兩江水或云

非正命是昧舍生理歸全豈髮膚所懼本心毀哭父天為驚憂君國將燬於馬偷吾生何以立戴履脩短在百年芳穢垂千紀之人死猶生滔滔真死矣

陳子植草廬成求予賦

老矣杜陵客草堂倚江干故人相幽築皇天慭生還君家付楚炬結構當時囍謂得風雅力竹木供大官城邊歸野鶴杳杳發長歎朱甍昔峩峩碧草今曼曼何如蔭白茅容膝有餘安我哀喪亂餘人烟半凋殘風凄狐兔

警露重星斗寒丈夫坐一室此念馳九寰所以草堂人
安得千萬間

有感

逢春感孤羇抱古來衆吠如何陵谷遷芳草亦蕭艾自
憐歲月晚復覺湖海隘野鷗不受招興在萬里外

寄四明陳楙陽四明山在明州山有四門通日月星辰之光故云

高人謝世紛誅茅在絶壁十年不下山舊路掩深棘出
門復踟蹰觸步有崩石下臨千仞淵毒鱗正紛藉腥風

鼓洪濤石齒鳴咋咋失勢倘一落萬綆那可及不如息我軀猨鶴與朝夕

贈東谷上人 借上人之名以喻自己之意

岸陵幾紛紛岐路誰了了中有定慧人翛然坐深窈山空諸念消月墮孤禪悄一室虛白生天雞弄清曉

題水雲深處

霏霏弄閒態灩灩揚素紋幽人不可即但見水與雲蒼狗紛世情矍塘在平地所以盟白鷗萬荷最深處

送胡汲古歸嚴陵覲親

胡君白雲心鄉夢攪幽夕挑燈起我言相對竟惻惻問君何時歸心已寄飛翼我歸萬里遙君歸一水直十年湖海間耕硯苦不穡居然保章甫晨省無愧色高堂椿樹蒼萱花在堂北再拜捧壽巵晴芳滿瑤席損篪夜床温冠蓋春巷塞萬古天倫中真樂非外借明朝浙東西片雲渺何極

哭薛揄淑同舍

桂死月亦灰鵬枯海為陸自我哭斯文老淚幾盈掬故
國忽春夢故人復霜木矯矯榆溆君白首尚儒服解后
一寫心乾坤兩眉蹙無力能怒飛有道欲私淑憶游東
浦雲馬帳肯同宿孤燈照寒雨蕭蕭半窻竹君器碩以
方有如舟萬斛斂華就本根耆年謂可卜昨别猶是人
今乃在鬼錄為善未必遐嗚呼真宰酷往年海若怒風
濤卷人屋脱身鯨魚吻長寐固應熟寡妻泣帷荒有子
繼經術彼哉暴殄夫食必饌金玉一士首蓿腸奪之胡

忍速問天天夢夢秋聲滿巖谷

贈蘭坡星翁

深林澹孤芳一洗桃李姿采采坡雲暮持之欲遺誰故人青雲端或在江海涯青雲達者路江海幽人期有如一種蘭升沉亦殊岐南宮香滿握誰使紉湘纍客笑試問君君曰數所為嗟予偶閱埋焚膏自童時功名千載芬白首心已違富貴倘貽臭不如貧賤怡吾生吾自斷為謝君平帷

雪後

開簾殘酒醒雪意尚垂垂夜色沉奎久春容變柳遲寒塘鷗自聚荒歲鶴同饑便欲誅茅隱何山有紫芝

山中早行

短策穿幽徑山樵半掩扉月斜林影薄石盡水聲微一犬隔籬吠孤僧何處歸相逢松下立風露滿秋衣

寄鄰林故人鄰林在州北七里故人宗仁也

猜猜多楚狗何處續離騷草徑無塵入秋峯與節高孤

香清野飯柳色老宮袍笑問劉安鼎相看已二毛

疎懶為四明何君賦

野意雲同散閒門草自新不知世網密為謝客車頻風月兼忘我山林亦恕人咸陽歎黃犬榮辱古為隣

答山中保上人（山中指仙壇寺也）

竹房分半席流水白雲間丹竈餘千載青鞵第幾山有詩多解悟無髮得高閒因笑塵中客重逢改舊顏

山陰秋懷

舊游渾似夢短髮不勝簪風雨行金氣乾坤老鐵心舜田秋稈滿禹穴夕雲深正自登臨懶凄涼隔水碪

初夏病起

青衫蕉鹿夢江海一畸人舊國愁生暮衰年病過春天垂湖色湛雨洗月痕新猶抱遺經在心銜覆載仁

溪亭

清秋有餘思日暮尚溪亭高樹月初白微風酒半醒獨行穿落葉閒坐數流螢何處漁歌起孤燈隔遠汀

答陳景賢

一劍掛寒壁艱危氣不衰鬢邊痕朝鏡覺書味夜燈知夢斷潮生枕愁新雁入詩思君心欲折又負菊花期

薛德之之江東簡熊西玉諸公

乍逢還又别龍竹葛陂陰野水流春遠江雲入暮深新知滿湖海遺老在山林觧后如相問憑君道素心

五日次韻

客鄉弔古重登臨隔水斜陽鳥語深賜葛尚餘唐闕夢

傾葵猶抱楚臣心蒲邊朧釀供華髪棟後春風在緑陰桃印靈符何必佩乾坤正氣古猶今

酬合沙徐君寅合沙福州郡稱

歸鶴悠悠度海遲閒來野寺看僧碁鄉心荔子薫風國客路槐花細雨時天地一身愁自語江湖諸老澹相知烏絲醉後淋漓墨片月娟娟照硯池

重游鏡曲次韻

青眼重逢白髪新舊游却恐是前身野鳩㚢客招呼雨

江燕隨人管領春曾附仙舟追李郭獨提詩律繼黄陳鏡中恨不移家住山水蒼蒼老釣綸

和監簿山中自壽

梅傳春信菊延秋萬壑千巖引勝游明月半船招賀監清風滿袖挹浮丘意閒自得琴書樂身隱猶懷畎畝憂但得八荒皆壽域飯疏飲水亦何求

立秋日作

苦熱如焚想雪山清商一夕破愁顔炎光斷雨殘虹外

涼意平蕪遠樹間忙踏槐花猶入夢老催蒲扇共投閒
城頭遥望纍纍塚遼海荒寒鶴未還

中秋山中對月

收拾山河片影圓舉杯笑酌結隣仙萬家經管誰無月
一壑樓臺別有天丹桂梯寒醒舊夢玄霜杵熟授長年
此秋此夜無清句花亦笑人空醉眠

浙中饑甚六月一雨頗慰

雨餘燈火坐茅齋此夕田家有好懷造物心終扶畎畆

蒼生命已墮顛崖燕山漕粟初航海浙水移家半入淮

貞觀三錢誰復識擁衣數起望台階

秋日言懷次韻

禹穴風烟老尚游青門回首憶瓜疇海槎片影星河曙

城角一聲天地秋臨水忽驚餘鬢落看雲還悟此生浮

杖藜擬訪神仙宅中有長眉不掛愁

喜監簿得陶山舜田

耕隱山中久卜鄰愛奇不厭買山勤重華事往人何在

萬古春深鳥自耘閒拂巖花問陵谷獨懸茅屋管烟雲

滿林剡竹供揮洒天壽斯文正屬君

別王監簿

玄髪相逢雪滿顛一番欲別一凄然離亭落日馬嘶渡

舊國西風人喚船湖海已空彈鋏夢山林猶有著書年

蓬萊不隔青禽信還折南枝寄老仙

次韻謝諸公見壽

十載東籬有晉香客牀風雨夢潯陽白頭湖海孤心在

青眼詩書舊味長突兀已知攏此廈温柔何必老爲鄉

殷勤還祝南山壽歲歲梅花歲歲觴

訪僧鄰菴次韻

拂石題詩滿袖嵐尋僧又過竹溪南乾坤浩蕩酒鄉寄

山水蒼寒琴意參老燕未歸同是客孤雲無住孰爲菴

寂寥午夜松風響疑是神仙接麈談

答金華王玉成金華婺州郡稱以其地有金華山也

詩吞楚澤渺無邊不用神丹骨已仙九萬里程驚落羽

三千年事撫遺編銅盤老淚胡笳裏金粟荒愁杜宇前惟有雙溪溪上月清光照客尚依然

送友人孔濟之之金華

餘子紛紛氣可吞青霄萬里合孤騫藻芹池冷三年客絲竹堂高幾世孫前輩修名似山斗斯文清氣在乾坤故人要路如相問為說蒼苔獨閉門

述懷次柴主簿

獨閉柴門木石親詩筒剩喙不妨頻青燈風雨多離夢

白髪江湖少故人漫讀楚騷招太乙誰聽郢曲和陽春
書香劍氣俱寥落虛老乾坤父母身

次曹近山見寄 告春字問農平陽梅溪人登咸淳第歸附後以詩文著名

扣角歌殘夜正長懶將龜筴卜行藏風烟萬里別離夢
草木一溪文字香仙泣銅盤辭渭水鶴歸華表認遼陽
愁來偶上西樓立耿耿寒奎色照霜

送葉伯幾之奉化 伯幾平陽人分教明州奉化

親攜琴冊出烟蘿海國儒風近若何筆挾龍湫靈不盡

官鄰雪竇冷偏多詩書千載關經濟師友三年要琢磨老去喜逢奎運轉送君猶拂舊冠莪

新晴偶出

琴牀茶鼎澹相依偶為尋僧出竹扉風動松枝山鵲語雪消菜甲野蟲飛看花春入桄榔杖聽瀑寒生薜荔衣古寺無人雲漠漠溪行喚得小船歸

題海上人棲雲樓

水村烟景隔晴霏十二闌干在翠微一壑暮雲閒獨倚

半簷秋影澹相依栢爐貝葉香猶潤紙帳梅花夢不飛
會得此中無所住來來去去總玄機

催梅

參横月落幾相思第一春風向此期乘興竹節霜後路
寄聲籬落水邊枝禁中鼓絶花奴老海上宫深鳥使遅
獨抱素心誰是伴羅浮仙夢隔天涯

柳下漁次韻

瓦甌一醉萬事了醒來然竹清溪曉半蓑烟雨披春寒

堤上落紅已如掃荒磯白鳥無離愁明月清風滿幽抱
却憐灞水長亭西幾樹柔條不得老漢槎丙穴今已非
網罟相尋縱鱗少何如卷釣兩忘機魚向樹根吹絮飽

書陸放翁詩卷後

天寶詩人詩有史杜鵑再拜淚如水龜堂一老旗鼓雄
勁氣往往摩其壘輕裘駿馬成都花冰甌雪椀建溪茶
承平麾節半海寓歸來鏡曲盟鷗沙詩墨淋漓不負酒
但恨未飲月氏首床頭孤劍空有聲坐看中原落人手

青山一髮愁濛濛干戈況滿天南東來孫却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

贈會稽尹醫師

相逢湖海說醫靈學更叅玄世味輕薊子他年游碧落空留藥市會稽城

汪東巖為余寫容求贈詩余以其學佛者也故後章及之

手神閑整坐凝然一笑聊憑筆意傳却有丹青難畫處

獨遺好醜在千年

因形有像轉支離妙筆從君屭畫師若向禪中叅一指

寫余父母未生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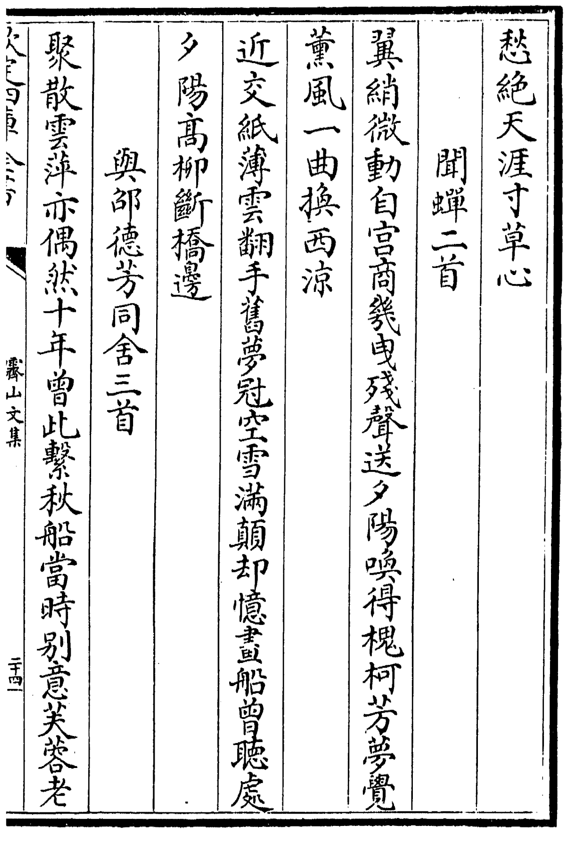
夢回

夢回荒館月籠秋何處碪聲喚客愁深夜無風蓮葉響

水寒更有未眠鷗

送春

蜀魄聲聲訴綠隂誰家門巷落花深游絲不繫春暉住



愁絶天涯寸草心

聞蟬二首

翼綃微動自宮商幾曳残聲送夕陽喚得槐柯芳夢覺

薫風一曲換西涼

近交紙薄雲翻手舊夢冠空雪滿顛却憶畫船曾聽處

夕陽高柳斷橋邊

與邵德芳同舍三首

聚散雲萍亦偶然十年曾此繫秋船當時別意芙蓉老

不道相逢又十年

年少同游古辟雍文光萬丈掃秋虹不須舊事談如夢

燈下相看亦夢中

癸心戀日還終在橘性踰淮已不同誰識廬江持釣手

曾搴月窟一枝紅

夢中作四首 元兵破宋河西僧楊勝吉祥行軍有功因得於杭置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所以管轄諸路僧人時號楊總統盡發越土宋諸帝山陵取其骨渡浙江築塔於宋內朝舊址其餘骸骨棄草莽中人莫敢收適先生與同舍生鄭樸翁等數人在越上痛

情乃不能已遂相率為采藥者至陵上以草蕢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顱骨為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瘞於越山且種冬青樹識之會元時作詩不敢明言其事但以夢中作為題下篇冬青花亦此意也

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敞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
四山風雨鬼神驚

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猶傳竺國經獨有春風知此意
年年杜宇泣冬青

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前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

不知真帖落誰家

珠𡖖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祭

天家一騎捧香來

冬青花 冬青一名女貞木一名萬年枝漢宮嘗植後世因之宋諸陵亦多植此木

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隅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

護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

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遶百鳥臣夜半一聲

山竹裂

六言

沙鷗對立機外胡蝶相逢夢中帆去帆來野水花開花落春風

流水獨吟花逕好山重約雲門茶甌疎竹孤寺桐角斜陽遠村

附錄元音

讀文山集

黑風夜撼天柱折萬里飛塵九溟竭誰欲扶之兩腕絕

英淚浪浪滿襟血龍庭戈鋋爛如雪孤臣生死早已決
綱常萬古懸日月百年身世輕一髪苦寒尚握蘇武節
垂盡猶存杲卿舌膝不可下頭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
哀鴻上訴天欲裂一編千載虹光發書生倚劒歌激烈
萬壑松聲助幽咽世間淚灑兒女別大丈夫心一寸鐵

辨霽山集中夢中作詩下章祖程註疏謬説

止菴賢王殿下重刊霽山先生文集既博考先生及
越州義士唐珏收瘞宋越上諸陵為元僧楊總統所

發棄草莽骸骨事為之序詳覈無疑或者乃據集中
夢中作詩題下章祖程注云楊總統發宋帝諸陵取
其骨渡浙江築塔于杭宋內朝舊址以餘骨棄草莽
中先生與鄭樸翁等數人痛憤為採藥以草囊拾收
之因理宗顱骨為北軍投湖水中復購漁者網得之
盛二函瘞越山植冬青樹識之以為收骨無所謂唐
珏者且林收骨在取骨築塔後而所收乃取餘所棄
之骨非其全骸無所謂六函各紀一字識而收瘞者

序文雜引傍載以為據考質雖詳似難取信秀謂夢
中作註秀亦未以為然蓋嘗聞諸止菴矣續編資治
綱目係我憲宗皇帝勅内閣元老儒臣之所纂修唐
珏收葬陵骨事分註於宋帝昺祥興元年戊寅十二
月下而皇明文衡又明載張孟兼所作珏傳無可疑
者若霽山事則史雖遺之而陶九成輟耕錄則與唐
並載其紀傳雖彼此不相及要之二人皆亡宋名儒
高義之士所為必同而傳述之者各本其人事出機

密各行其志初不相聞故綱目所見亦僅知唐事而未及林事使非輟耕錄並得所述則亦無緣並稱也中載王筠菴所示羅有開唐義士傳後有詹厚齋讀傳題語係元仁宗皇慶二年作上距帝昺祥興元年發陵戊寅歲僅三十六年當時有開之傳又必在皇慶之前或當時所紀遠亦不過數年此其耳目相傳之必可信者林事亦具載遂昌鄭明德所書當發陵時林故為丐者背竹籮持竹夾遇物夾投籮中潛鑄

金牌繫腰間賄西僧求得高孝兩陵骨貯兩函葬東嘉故夢中作詩有雙匣親傳竺國經句章註二函之說數是兩骨非亦傳聞之失耳但其謂與林同事爲鄭樸翁則有可信者按先生集中所載故國子正鄭公墓誌謂樸翁與先生俱溫之平陽人生同里學同師綠長至老同出處宋亡之二十三年壬寅五月卒年六十三距帝昺祥興元年戊寅發陵時爲二十五年樸翁葢年三十九誌稱其學聖賢之學名齋初心

扶植綱常精衛填海憑霄銜土為重可悲則瘞骨事
必與先生同理之所有若謂所收為棄餘之骨則大
不然夫楊總統發陵本利寶玉陵發但競攫取寶玉
其骸骨初惟有棄擲而已誰復收之築塔之計葢既
得寶玉復恐人言無以自解故棄擲之後復以築塔
鎮南以欺世主杜人之口而已豈特為取骨發陵耶
即誠為築塔則發陵之時必逐陵盡取其骨渡浙豈
有餘骨棄之草莽亦豈有將顱骨棄之湖中之理况

謂之湖中則陵園所在必與湖相遠當時發陵棄骨不過在陵園近地亦豈有遠棄湖水之理載考之章註自序在元順帝元統二年甲戌距發陵祥興戊寅已五十七年歷歲已遠聞見不審故雖唐珏紀傳較著之事尚不能知況其他乎止菴賢王之序取信於綱目及相距近年紀載之可信而不據遠年聞見之空疎未為無見也況今集中詩文並係正文章註畧無所見惟間於題目下附注一二亦無關大義是其

所註初未嘗入刋惟編首附見其序而已觀者未可
據以為疑也或者聞予言敬服止菴睿序考見之精
覈且喜因疑而見鄭樸翁之高義也謂秀宜詳述以
迎觧閱註者之惑秀謹識於睿序之末知言者更相
與考質使唐林高義得以白於天下則名教幸甚斯
文幸甚嘉靖己丑春正月江陵東墅後學毛秀謹書

霽山文集卷三

霽山文集卷四

宋 林景熙 撰

白石藁一

重修陰均斗門記

平陽瀕海而州水利多斗門為大斗門八陰均為大陰均斗門者金舟東西四鄉之水赴馬嘉泰汪令君季良所創也其毀家以相林君居雅也今故碣猶在越百年穿漏就圮河流有洩無蓄海潮大時澎湃衝突逆入河

皆為田害故歲多歉而民貧請於官官置不問縱有問者吏持片紙急其都都急其民交相漁獵迄無成功大德九年州判皮侯元一日公退與客相畧民利有以陰均言者侯慨然曰吾責也會歲祲又不敢震其民展轉于中聞廬江報恩寺有講師曰融梵行精實為衆信侯致尺書詞語懇篤願借師力以成師得書喜曰成此非細利也侯有命其敢不承乃攜短疏道侯意勸化義風所激壹皆樂從遂廣置合用料物以十一月經始先築

上下堰決水施工甃石達斵石限更板閘二十四層纎罅必苴表裏堅好侯勸相之使旁午於道十年二月訖工侯視成春波溶溶演漾渟止河伯寧海若伏父老驩相語凡此駿功師之力也侯所命也微侯吾且為魚况能耕稼以食其土也由是三十六源得蓄泄之宜四十萬畝免乾溢之患有年將不一書其利愽哉夫以利人者役人雖出有司法以繩之可也侯立心仁恕唯欲行所無事不叫囂而集不鞭笞而辦誠動誼感匪師曷遂

不然民方倚侯以為父母侯豈不自信而尚假浮屠以信於人也衆請礱石屬予記歌曰今侯昔令前汪後皮屹兹斗門流德海涯海涯之德河洛之思後有作者其視兹碑

善吾精舍記

太極動靜而生陰陽有晝則有夜有春夏則有秋冬更十二時無偏于晝之理歷七十四氣無偏於春夏之理天地尚然夫人圓形其間亦未有偏于生而長存者也

大塊勞以生逸以老而不能不息息為生地也松喬噓吸握固留形不過陰陽一盜豈真知者哉知道者漆園氏其曰善吾生所以善吾死達哉言也梅所潘公獨觀萬化蒐裒雲石而取以名廬會予客山陰公貽書屬記曰顔子之拓吾義也予惟天地間事事物物其初何嘗不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生而後有性未有性時已有此善繼之斯成之孟子以利善之間分舜跖原其初跖豈不善于舜哉吾一日之

間雞鳴而起孳孳為善一日之舜也又自一日而往以至周天三百六十日無不為善一歳之舜也又自一歳之日而往以至三萬六千歳歳之日無不為善終身之舜也終身為舜不為跖由是體受歸全歸形氣之全於父母歸性之全於天吾毫髮無遺憾何適不善善吾初也吾不失吾之善而非有以善吾也其言似知道非深於道也故不若洙泗之言為正朝而聞生此道也夕死可息亦此道也從心而行乘化而盡與道逍遥吾何知

焉梅所聞而喜曰吾前所聞者漆園氏之言也吾後所聞者洙泗之言也益知聖門天地之為大也

青山記

宋嘉定年間安晚鄭公為相于堂西偏闢一榻扁以青山客有疑而問曰前槐後棘其居潭潭目未嘗有山也而曰山何相國之嗜山也相國曰吾身在廊廟而心在山林顧不能一日忘且萬一免去吾願遂矣今嚴陵洪君景琳生後百年家于山之麓青山屋頭舫以自號雖

出處不同而突然天地間同一青青何與予惟士大夫一出一處皆有道存茍無居富貴之心雖廊廟而山林也茍無猒貧賤之心雖山林而廊廟也況山性仁君忠厚以培之山體静君凝重以鎮之嘘其雲可以澤寰宇儲其材可以棟明堂而昆蟲鳥獸之類亦各遂其性各安其所雖處也而未嘗不出也晉陶隱居飽聽松風而朝有大事數遣中使訪問絡繹不失為山中宰相又安知戔戔束帛不賁兹山也雲山蒼蒼客星奕奕我思古

人高風可即若夫終山徑捷北山文移卒貽林澗之愧
自有青山以來不知幾千載閱人多矣君勉乎哉

虛心堂記

虛心堂者前餘姚宰邵君濟翁所居也堂以虛心名君
所居雖堂實心也人之一心本與天地同廣大而不能
虛者物實之也心固無物不有而何常有物哉闢之先
儒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惟虛心故能應物雖無物不
應而若未嘗應不留物也應物而物不免留留則有迹

豈所謂虛如雁過淵淵無留雁之情而雁無不見之影豈惟淵哉衆物妍醜畢陳于鏡鏡未嘗拒亦未嘗留倏然而空鏡體故在心猶是也君試反心而觀方家世節麾蚤歇仕路贊猷奏最其達而應物者何限及柱折維裂履運欹敧而以蒼顏白髮往來殘山剩水中其窮而應物者又何限回首六十年餘行藏舒斂榮悴欣戚則既與浮埃俱化而本心獨存夫富貴者心驕貧賤者心怵驕與怵據而實之去其實以還其虛洞然八荒皆我

閫也堂豈尺椽半席而已乎老氏嘗有虛心實腹之論既欲其虛又欲其實何也曰虛心似無物實腹似萬物皆備言虛致實其言最近理而少察故差處亦在毫芒恭惟三聖傳心十六字炳如丹也持以問安樂窩何如

陶山修竹書院記

越為東淛望前將作監簿修竹王公為越望歲乙酉予與里人陳用賓同客公第一夕漏過丙用賓扣予榻予驚寤問所以曰吾夢侍公武林訪草窻周氏居庭闃然

中懸畫障視其景物秀異不類凡區一峯拔地起直入雲際下有小楷書凡六十五字署陸務觀題誦其文歷歷曰水聲兮激激雲容兮茸茸千松拱綠萬荷奏紅爰此嶔巖以佚放翁㞹萬仞其如削峻一極而天通余乃跨野鶴追冥鴻往來乎蓬萊之宫披海氛而一笑以觀九州之同予曰嘻異哉是何祥也取筴筮遇艮之離兼山成體重火揚精厚積而光莫之與京此其代協文明乎用賓喜不寐待旦白公公相視駭命筆識後四年陸

氏以陶山歸公有峰筆卓出雲門諸山右即其麓種竹萬个又六年書院成公領客徜徉仰視浮雲起處若有觸于中顧用賓曰獨不記前夢耶用賓矍然悟予亦在旁則相視大喜曰嗟乎此豈人力也哉天將雨水氣上夫人嗜欲之感必有神物焉啓其朕夢神交也夢不於己而於人交益神也自昔山川勝槩天作地藏以遺其人晉陶貞白高隱錬真為蓬萊監山因以氏曠乎有道者也越數百年宋熙寧中左丞農師陸公退休緑野結

樓著書老佚而息藏之今墓在支峰下又二百年始屬于公夫地不自勝勝以人人能為地勝勝以道公自弱冠入仕首忤時宰閉門十年少舒而澤物終隱而求志合於道矣自有兹山以至於今理亂廢興如幾春夢而生生化化不與世數俱盡庸非道哉於西廂為先賢祠農師受業荆公之門不附新法名在黨碑務觀志在中原没猶齎恨祖孫以道濟美與貞白列祠而三歲時省左丞墓戒勿墮務觀以夢啟公而祖之藏其所庇庥知

公之教古道可託也夢亦豈盡虛哉乃為之記

覺菴記

覺菴主人閑闗埽軌刋落浮念逌道德之鄉息性命之囿於是年七十有八矣菴之所曰靈壇有山重掩有水縈紆爰樂斯丘乃效古人豫為壽藏遇勝日扶杖引客觴詠其間子曰噫嘻覺菴其真覺者與夫人方寸虛靈具衆理而應萬事是之謂覺陶淵明賦歸去來辭曰覺今是而昨非今昨之分即夢覺闗寓形復幾何時微祿

折腰為是僕僕一覺以往雲契吾懶鳥諮吾倦故園松
菊盟吾老自祭不必魚菽自輓不必萬里騰于千載人
也聲利熏灼悠悠醉夢至于鐘鳴漏盡而不止抑何癡
哉弗覺耳覺往復之理出處一覺榮悴之理窮通一覺
晝夜始終之理生死一世故桑海歸然一翁血氣衰本
心見而覺生焉白首七十餘年間誰行誰止誰喜誰悲
誰壯誰老吾不自知也其承小試枳棲松哦則既散為
浮埃而海内交游賢公卿材輩行亦往往凋謝無幾於

人世何如哉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曹植所以感也感則未化覺則化也大塊茫茫吾不知其所以勞我者又惡知其所以息我者方將以天地萬物爲藏具何所不藏何所藏性無疆界心無畛域上下四方皆吾覺菴主人聞而喜曰幸哉子之拓吾境也主人爲誰平嶺黃文芳德元父也

鞍山齋記

山於天地間爲物峙或盤如龍或踞如虎或儀如鳳或

曳如𪓰或巾而峩或筆而銳或筍而方或盖或笏或旗或印形衆物而名隨之昆陽並海而縣諸峯自西南來氣勢横逸若萬馬之奔距郭近一峯特聳若勒回馬首而顧其羣其旁起中伏若馬背負鞍故名馬鞍山春時杖屨西郊見雲霧吞吐花木紛披宛然紫茸翠毛之飾晃眩吾目周氏族居其下箕裘詩禮踰二百年行之翁薦於鄉登龍虎第春風得意看花長安堂叔父蒼巖先生嘗五馬台藩其子延甫升上庠幾為走馬舍選程悠

景沒皇路險傾昔馳今止也昔驟今拘也昔康莊今阜
棲也翁德不踰閑以一静鎮羣競顧生平出處有似茲
山方相羊以盟吾老故自號馬噫嘻八駿不游六螭猶
在翁將舄奕乎高駟驅策乎要途追飈抹電一瞬千里乃
掛長林倚高嶽使樵夫牧子得熟視而摩挲之昔馬伏
波年六十餘自請伐胡據鞍顧盻以示可用上曰矍鑠
哉翁年過伏波而貌腴意逺如有用我尚堪一行否翁
笑曰呂公後車申公蒲輪皆後吾十年吾秣吾馬矣予

聞翁言頗壯翁而知翁之壽未艾也翁行予亦執鞭從後

王氏家譜記

歸德府古亳都也周興封微子奉殷祀遂為宋帶河襟汴一望平曠亘數百里皆桑麻區王氏中原著姓其居府之睢陽者往往姓樂幽潛不以名耀雖其子孫有弗及知若明之推官之先是也閲其譜曾祖祖二世不書諱墓在黄岡北為黄流吞齧今無復存父諱某不仕以

樸行稱墓于忠信村之鳳凰岡松檟如故夫人時氏韋
氏祔而藏時有淑質生二子曰珪曰贇贇先逝韋性嚴
重綜理內外生一子曰昕是爲推官常逆其夫於事而
勞其子於學明之以儒飾吏初試浙東宣慰司令史考
滿授將仕佐郎鎮江丹陽簿次江浙行省掾時內外宰
嘉其才皆舉爲助外剡先上得旨充本省檢校轉承事
郎常州路晉陵縣尹令承務郎杭州路推官明之剛毅
之資深沉之器遇事慷慨不撓不私豈五王忠義與日

月懸英聲烈聞漸于是邦者耿未堙與將忠厚世積祖苗父播而不食其秋與是遺後人與明之號忠溪忠父教也聞于父教而復以教其子孫溪將增而深溢而遠矣夫論人者必論其風土之素齊多詐趙多俠魯多儒先儒謂殷之餘民可與共患難殷既墟矣歴文武成康數世而猶未能奪其心至於姫轍已東陽樊之人不肯事晉即遷於河洛者之子孫其先固在亳也噫忠義之俗遠矣獨唐乎哉故併其事附見於王氏家譜云

五雲梅舍記

越城為㴩左雄八山四水在馬城之東曰五雲門去城東南三十里曰五雲村天地温厚之氣聚於南五雲佳色往往徵瑞王自晉為江左著氏越千年益蕃以碩宋淳祐景定間依光日月仕為顯官今卧龍府治之西其故第也會陵谷始各治別第於東南隅避喧居焉告院梅山君即其居累土為山種梅百本與喬松修篁為歲寒友傲兀氷雪斡旋陽和踈影弄波澹香浮月至若春

芳敷腴爭紅競紫則已飄然謝事如姫公明農疏傅辭
祿邈不可攀緑陰滿庭纍纍青子可以升廟廊調鼎鼐
下視桃李輩直輿臺耳明初伯仲式跡前美復為堂而
構之扁曰五雲梅舍既克紹先翁之志而又不忘先翁
執舊也乃千里貽書請予記予曰城中數萬戶魚鱗相
比皆舍也而舍于梅為清夫人容膝之外非甚俗者亦
或蒔花植木以供燕娛固有依梅而舍也而梅于五雲
為瑞然而猶物之重也所重惟物凡有力者皆可致而

清與瑞何如也毋已則存乎其人沂國王公賦梅詩云雪中未問和羮事先向百花頭上開識者謂公一生事業已安排於此魏國韓公臚傳第一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舉朝稱賀以為得人其後二公皆賢宰輔梅無情雲無心也而徵於二公况兼而有之乎使居是舍者挹梅之清抗以高致迎雲之瑞蓀以粹質梅同雲同又安知他日宰輔之事無與同哉由此觀之王氏之興蓋未艾也

永嘉縣重建法空院記

曩予自溫泝栝舟行五十里至荆溪望東南岡巒起伏風物潤秀扶輿鬱積謂當有異人特出選勝而宅其會然而不知有法空院也己亥冬院主僧志紹始以開山志來語予曰院在荆溪東南十里峭崖飛瀑古木蒼藤攀危穿翳而後至馬宋祥符中賜今額其先曰普賢懺院五季時僧思昇書法華經至普賢勸法品筆劃劃有聲迸出舍利晶熒奪目繇是名僧接踵峻行殊能而院

之宇日益崇田日益廣徒日益衆越三百餘年丙寅火丁卯水經二厄蕩盡惟普賢懺院巋然獨存豈人力也哉於是僧大義重完舊址旋集新搆會丙子兵其徒竄逃林谷宿聚一空己而支窘理棼以畆質券㝠久不黔屋就圮上漏旁穿荆棘出人壬辰志紹主是院竭慮殫力懼無以塞厥任髣髴力弘大顯化隂裴而紓其逋之積者續其糧之匱者木魚一震泉石皆匕筋聲有門伉如有廓翼如堂殿邃嚴樓閣巍麗陊剝者治漶漫者鮮

僧廬高下亘于崖壑鑄鐘以警大夢斥財而廣腴土凡昔所欲為者皆遂吾心志吾謹詒後人俾勿墜竊慕君之文也願有述予曰嘻斡無以為有疏難以為易人不能師獨能也而浮屠之宫被四海金碧嵯峨日新月異則亦不獨師能之也豈釋氏有禍福語能傾動人耶抑彜教不明世有殊尤傑特之才無所於用將入于此而不迺也雖然佛以大圓覺為伽藍歷萬刦不壞也而麗于有為之迹者有壞有興師能興壞而又悟其無壞可

興則徧河沙大千界皆吾法宇也水火兵革能壞之哉師竦然喜曰君儒者也而涉吾地進吾于道矣作禮請而書之

孤竹齋記

按平灤在長城南東溥海古孤竹國也自有虞氏營州秦析而郡之為遼西北平漢以後離合廢置不常非有高山大川與中州角雄勝徒以孤竹君之化夷齊二子之節流被至今其俗質直而好義男女無貴賤壹事耕

織予束髮讀書竊慕首陽高風迥若天人雖閲數百世隔數千里猶使人興起况生其國者乎燕人曾君瑞卿來昆陽數造予門挹其貌氷懸雪峙瑩然而清也聆其論蛟騰虎躍軒然而英也而又持之以不矜翼之以不倦凡有作必肩叩予予益奇之一日悃款以請曰吾家世平州祖父皆學而仕吾未離乳而徙于燕也念孤竹吾自出取而名齋以示不忘幸子賡之予曰過桑梓而恭想枌榆而祭夫人鄉土之情也仰高山景先哲則其

秉彛好德之性也遼海蒼寒爲我問訊首陽之薇蕨尚
無恙乎聖賢非務卓行以震斯世也西土之養當就則
就就不爲隨西山之餓當避則避避不爲孑適于義耳
今君生長西北遭世隆平非孤竹二子比其不可離世
而立于獨也吾行吾道凡可以廉頑立懦者是亦孤竹
而已矣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所同者道而不同者時
惡執異以掩同哉夫論人者必攷其風土之素與其父
兄師友之賢趙多俠魯多儒君抱耿介雖資稟固然亦

孰非孤竹之染也歟

平陽縣治記

平陽界山瀕海廣袤五百餘里為鄉十都五十四戶五萬有奇元貞元年縣升州治始置牧守長史以下凡六員案牘長副二員大德四年九月朔判官王侯秉仁來諗于予曰職佐州奉揚休德人用晏康一日登父老于庭詢是州前代沿革蔑以對子州人幸文獻有足徵盍記諸予曰平陽自後梁乾化始名其先曰横陽又其先

曰始陽晉太康元年分安固南横嶼船屯為縣至於今千年天下一家生齒益庶始改為州殆茲土之遇也士校農畝商塗工肆民風固亦素良然而撫之則循激之則駭人情不甚遠也為政者洗心貞白一以父母道牧之美衣甘食為太平民不亦幸歟侯請勒石以詔厥來

公溥堂記

治有廳廳之後有堂廳以涖事貴嚴堂以燕處貴舒舒以養嚴也平陽舊為縣治閎壯如牧守居其堂曰横陽

道院令尹陳容用周元公語更其名曰明通公溥之堂至元丁丑治燬越四年辛巳重建廳事及儀門兩廡元貞元年縣陞州改創譙樓於儀門之南百步前瞻偉美獨堂宇未構斷礎荒榛無以崇其後繡衣之使省風戾止據鞍決事退食西偏覲廳不肅大德辛丑秋太守孫筠謀於佐曰是不可無堂夫堂則誠不可無而無券䝉弗輸也無粟天弗雨也於是守與佐先自捐俸率六房諸吏會故家鄒氏以樓屋售高廣適稱酬其直徙以構

歲豐民烝然樂事如子之集自經始至落成不浹月治於是大備入斯堂也布武委蛇凝香深穩廳尤增而嚴登斯樓也山英川靈畢獻几席風雨霜露助其教化鳥雀桑麻驗其生長堂若增而舒乃即舊名縮二字為公溥堂以明自公生明為通極也守屬予記予固辭不獲復於守曰惟公之體立則溥之用行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一州之治天下之治也同體而繼觸對面而樊牆莫切于身莫近于僚屬而道不行焉況遠乎喜怒愛

惡各自為心闔闢痛痒血脈不貫簸弄三尺以至侵迫陰陽感召水旱夫孰非私也今坐是堂者天地鑒其上赤子焉恬其下壹是以公至溥推此心天下可乎獨一州也哉守聞而喜曰子言匪訣實規訣疾疢也規欒石也請刻於堂既以自勉又以勉後之人也

永嘉忠烈廟記

永嘉忠烈廟在郡學東百步雖故居庳隘英風勁節與九斗相高非他廟比始建於太守王公定重建於今縣

尹王公安貞二公生不同世居不同壤惟尚賢敦化之
心根於秉彝者同也而又同氏不偶然已宣和間睦寇
猖獗所至同惡響應州連陷且五六建瓴而下蕩搖我
境守貳將棄城走教授雲川劉公士英憤激於衷曰吾
徒誦詩書講逆順而俛首帖耳以事賊乎館下生石礪
慷慨佐之畫守禦謀行保伍法出奇計數挫賊鋒於時
海內習安郡無武備而忠驅義感獨恃人心為守保全
城以還天子越五十六日王師至賊始驚遁永嘉遂為

秉禮義之邦益信獻俘執醜古稱頖宫而真儒折衝凜於百萬之騎有非武夫健將可同年語也上賞功劉通守太原會金人犯城死於力戰卒全其節石辭禄不居以布衣終皆毅然為鬼雄賜廟固宜歲老榱桷毁圮奉神像遷于學大德丙午八月庚申廟成乃迎以歸尹卲其屬張樂置醴奠焉郡學掾阮琦嘗贊是役與諸生列拜祠下咸曰耿耿乎休哉夫受朝廷命以來為縣上扶教次勤政不教不政而私欲是營下矣予雖未諗公政

聞其修孝子墓建忠烈祠繫於風教者可書政而孰大於是故因邦人之請為記以壽於石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吾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於是乎記

賓月堂賦

南雁蕩葉君堂於山之陽野蔌盈俎春醪在觴索居無朋欲飲誰相俄有客自天東駕五雲而來水佩金裳冰姿玉質初流光於簷楹忽散彩於庭闥不由介擯竟造几席主人見而異之曰噫嘻此佳賓也揖與同坐清寒

襲肌於是撤觴與俎挹沆瀣以為醴攜斗柄而酌之匪曳裾而投轄意炯炯以相依主人謂賓曰古稱孟嘗三千珠履勢交何常合散如市生死翟門喜怒廉里太行之山灔澦之水陶潛所以息交劉勝因而掃軌乃若高照萬古渺視九寰不翻覆於雲雨豈遷變於燠寒對之可以增雙眸之碧即之可以洞寸心之丹若予者予所樂賓恨相見之晚也賓冉冉促膝若復於主曰當今非但主擇賓賓亦擇主尼父所主不主衛疽宗元亦客辱

於王伾開閤漫爾入幙何為黃金之臺徒觀美五花之館空遺嗤自開闢以至於今閱人多矣知愚好醜惇澆臧繆伏意廋情靡有遺照乃若持玉斧兮挾河漢以為文斫丹桂兮梯層飈而絕塵斯靈府中自具廣寒清虛也而不然者豈子所眉賓峨眉秋影昔白之賓今賓子乎南樓夜色昔亮之賓今賓子乎主人聞賓言再拜起謝顧影復自笑曰嘗聞天地間萬物之逆旅往過來續寓形幾何吾方擾擾焉身自為賓又安能賓夫賓也雖

然是當有耿耿者留天地間萬古唯道不朽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象緯所以著明誰實主之夫豈有限之形而欲結無窮之交哉言未既天雞咿喔斗轉河低賓不答去亦不辭第見斜光回薄林鳥驚棲主人舉手揖賓賓已在西山之西

湯婆傳

湯婆温鄉人其先居驪山之陽得湯泉因以為氏凡散居匡廬汝水佛迹巖東城與秦渝歙劍間皆湯氏支派

無寒屬婆形倭腹魁端重渟涵似有德又工坎離之術常以虛致滿狎之者氣和體寧心兵不起故鄉人尊其稱初世末之器會天寶中上㕥楊太真賜浴華清由散地入直膻津香液寵於妃妃貴予之沐邑封溫鄉君自是聲價喧湧人爭即之捐千金鑄其模綈盟衾席頌託足於歲寒青燈雪屋擁被孤吟能作蒼蠅聲相和答然守口如瓶不以漏洩取禍已而融和透肌引入華胥之國向曙猶溫注其餘波可供盥頮厥功茂矣與竹夫人

性畏涼燠夫人寵既衰束之高閣遂與婆相於永日自謂有脚陽春惟蕙帳麻衾栢枕雅相善而得專房於山林子叟金帳侍兒不之齒亦不以是熱中雖老奉妾事彌謹有德有功自鼎鑊置袵席歴險夷有節可書也已賛曰湯氏派幾遍天下惟驪山之屬最盛早遇貴妃固辭封爵卒免禍以全身可不謂知乎後有脚婆者得名雙井黄太史家太史撫其腹曰公然一婆是可老我於温鄉矣或謂太史嘗在臨川得之汝水一派

云

燐說

柔兆困敦之歲朔騎壓境所過殺掠數十里無人烟明年秋予舟夜過北塘半醒睡一奴坐舟尾曰何怪也予瞪目視有火青青什什伍伍已而散漫阡陌彌千亘萬直際林麓予曰異哉此燐火也釋文謂人馬之血積而有光其信然與奴熟視浸玩脫草屩招之冉冉近舟次復麾使去漸遠漸稀予撫舷歎曰陽烏西徂萬目如漆

彼憑託幽昏以恣弄光怪何獨犇也然犇不能近遠人而近遠之者人也晉溫嶠然犀牛渚海族百怪不能遁其形若有呼者曰於君幽明道遠何意相照世未為無怪也孔氏不語怪道其常而已矣故人失人之常鬼行其怪中國失中國之常夷行其怪怪且不可言而況招之以自近也哉

蜃說

嘗讀漢天文志載海旁蜃氣象樓臺初未之信庚寅季

春予避寇海濵一日飯午家僮走報怪事曰海中忽湧數山皆昔未甞有父老觀以為何異予駭而出㑹潁川主人走使邀予既至相攜登聚遠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渺中矗如奇峯聯如疊巘列如碎岫隱見不常移時城郭臺榭驟變倐起如衆大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比中有浮圖老子之宫三門嵯峩鐘鼓樓翼其左右簷牙歷歷極公輸巧不能過又移時或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旗之飾甕盎之器詭異萬千日近晡冉冉漫滅向

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筆談紀登州海市事往往類此予因是始信噫嘻秦之阿房楚之章華魏之銅雀陳之臨春結綺突兀凌雲者何限運去代遷蕩為焦土化為浮埃是亦一蜃也何暇蜃之異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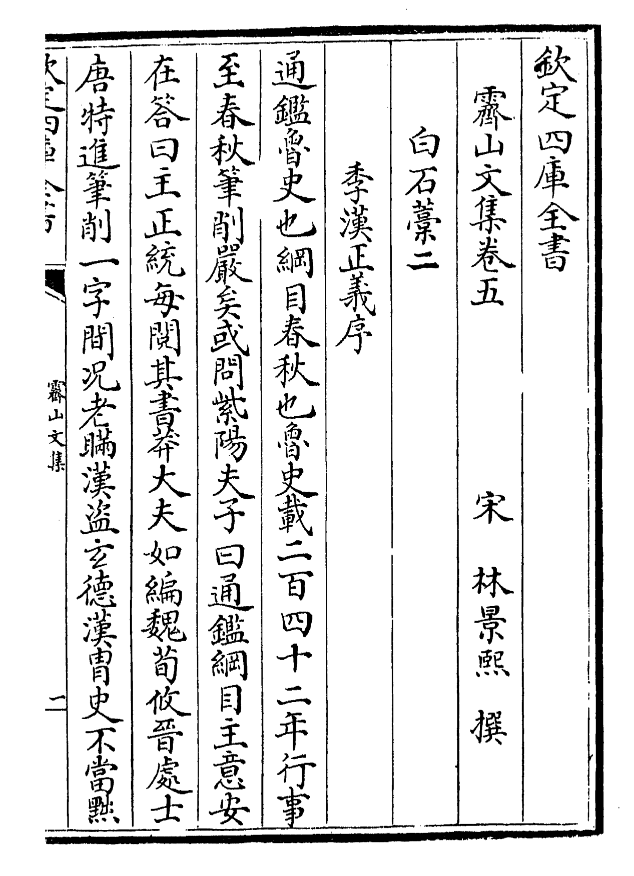
悼墨卿文

墨卿友於予再霜矣每染筆玄雲滃研發我波瀾初得之山陰世家曰此柯山葉氏舊制制法精妙色潤而性堅予非詞翰不屑用故歲用僅寸許計其餘可友六霜

頗珍龔有伺予怠者竊而去筆悴研枯悼惜累日然不
知落誰氏子夏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孔子聞之曰惜
其不大也不如人亡而人得之予非昧於是輒介介焉
何也世方仇文操寸管以摛華藻寥寥然也設不幸入
龍斷之場米鹽酒薪瑣屑記注以俗卿可奈何設不幸
入異端之室飾虛無述荒怪以幻卿可奈何設不幸入
雁鶩之曹舞弄三尺出入人罪以累卿可奈何龍斷以
文其粥異端以文其誕雁鶩行以文其姦使為是三者

相磨於泯滅豈不悲夫

霽山文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霽山文集卷五　　宋　林景熙　撰

白石藁二

季漢正義序

通鑑魯史也綱目春秋也魯史載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至春秋筆削嚴矣或問紫陽夫子曰通鑑綱目主意安在荅曰主正統每閱其書莽大夫如編魏荀攸晉處士唐特進筆削一字間況老瞞漢盜玄德漢胄史不當黜

冑而與盜故以蜀漢系統上承建安下接泰始而正統於是大明用春秋法也同時文皓朱子作三國紀年亦以蜀漢為正然而不廢前史者猶魯史之於春秋也正統在宇宙間五帝三王之禪傳八卦九章之共主土廣狹勢强弱不與焉秦山河百二視江左一隅之晉廣狹强弱居然不侔然五胡不得與晉齒秦雖繫年卒閏也世無魯連子豈惟紫陽悲之胡君從聖學古篤任道毅既重志三國又為季漢正義於以翼異前修而扶正統意

何切也抑持寸管以誅姦慝天地鬼神實與聞之顧所以自持其身者必無毫髮或悖於正不然彼冥冥者亦將有辭千古在前萬世在後從聖其尚謹之哉

胡汲古樂府序

唐人花間集不過香奩組織之辭詞家爭慕傚之粉澤相高不知其靡謂樂府體固然也一見鐵心石腸之士譁然非笑以為是不足涉吾地其習而為者亦必毁剛毁直然後宛轉合宫商嫵媚中繩尺樂府反為情性害

矣樂府詩之變也詩發乎情止乎禮義美化厚俗胥此
焉寄豈一變為樂府乃遽與詩異哉宋秦晁周柳輩各
據其壘風流醖藉固亦一洗唐陋而猶未也荆公金陵
懷古末語後庭遺曲有詩人之諷裕陵覽東坡月詞至
瓊臺玉宇高處不勝寒謂蘇軾終是愛君由此觀之二
公樂府根情性而作者初不異詩也嚴陵胡君汲古以
詩名觀其樂府詩之法度在焉清而腴麗而則逸而斂
婉而莊悲涼於殘山剩水豪放於明月清風酒酣耳熱

往往自爲而歌之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一出於詩人禮義之正然則先王遺澤其猶寄於變風者獨詩也哉

洗心錄序

洗心錄者錄古今善惡之報使人有所勸而爲善有所誡而不爲惡仁哉高君之用心也而以洗心名何居葢善惡皆由心起其發眇綿其判天壤或謂陵谷以來真宰茫昧善未必福惡未必禍豈欲俟其熟而報始定乎

又謂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而為善為惡者偷吾身之不及見以至於怠且肆夫必俟其熟而又使之怠且肆天之仁愛斯人未必然也報應之說起於釋氏吾儒所不道誠乎為一善者豈有一毫責報之心哉苟有一毫責報之心雖善猶利也人在天地間自有此心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凡君臣而義父子而親夫婦而別昆弟而序朋友而信皆本心天理之油然一不如是則有愧於心凜若芒負俯仰無以自容是禍福之

報不必在天而已在吾之一心釐而為四十門析而為數百事皆心所造夫子謂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此以天之理言也雖然上焉者不待勸戒而自為善下焉者雖有勸戒而不能已其為惡將使觀是錄者洗其不善之心而復其本善之心其為中人設乎吾能約心而致謹於善惡所自出中人以上者也可以語上矣

宋景元詩集序

文有緒宋氏自學稼公嗜古而文茁焉其子潛室秀於

鄉至雲海少師乃碩其獲厥後平齋西崖諸老茂學撟

詞不以水旱輟耕𦈢是先疇日益闢今芹渚翁字景元

則其九傳也僕解褐歸往謁渭陽族楹連桷比皆弦誦

聲翁在諸舅中意氣疎爽與僕上下議論一何壯也陵

谷後十年復見翁兩鬢蕭颼道舊事如夢間弦誦之地

則葵麥離離矣或謂翁熏鑠憂患必且畀貌孫言求與

時偶而翁固不然暇日出詩示僕曰此十年間感慨而

作也意所欲宣伸紙縱筆不復有所揀避子為我評之

僕端讀盡卷毛骨起立而知翁方寸之耿耿者亡恙然則詩中有史固不使石壕吏盧子關等作得以獨雄千古也文之緒有自來矣齊門好竽楚國多狗其卷而懷之以俟有千載心者

二薛先生文集序

永嘉自許少伊右丞周恭叔太博劉元承給事受業程門為最先一輩而義理之學始於此矣生而晚者雖不及成德達財之列而亦竊聞私淑之教見知聞知成功

一也薛氏世學葢三百年最後王成公學於慈湖楊敬仲刋華據實猶程門緒餘偽學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為譜傳書成而化吏生人之類不為洪水猛獸吾道力也又以弓治授其子叔容公志弘力毅負荷千年念聖遠言湮為孔子集語二十卷念國家内外治疏為采薇天保末議二卷念伊傳周召之業不復見隨世蹇淺不能登其主於三代為宅揆成鑑二十二卷薦紳剡進上經一覽藏之秘府以詔厥來會兵興君亮區區

收拾於烟埃零落之餘兩世遺文其僅存者泰山毫芒而已水心嘗曰為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為文而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二先生之學之文豈徒博而工哉統緒之的教化之要於此乎在君亮早自矜飭懼勿克紹以貽斯文羞況當升降絶續之㑹世方仇學而欲壽其世學者力益難心益苦君亮勉之立言垂世仁也繼志述事孝也仁且孝聚於薛氏祖子孫三世嘻不亦重可敬夫

送松存弟序

林氏自閩徙居平陽之坳中至予十二世系益蔓歲合族亡慮數百人敘拜行酒少長秩如予以與里第二支松存為伯仲行别二十年更陵谷君自湖海歸省調為錄而予隱州郭於是相見白首愴道武林舊事方其操數寸管與海内英儁角輒嶄然出蓋自師教童習耗思慮而僅工之一旦棄如土梗可悲已科舉廢士媒青雲猶假所業以自見夫所業者豈必出其所構相與為欺

以至抗顔倚席貽笑子衿有如君者蜀日越雪政自寥寥夫録以舉善君裁鑒精月書季攷不失錙銖而又限義利以律身辨損益以取友士洒然矜奮稱其職矣噫嘻穹壤間斯文一縷若有若亡然而生人之類不為禽獸鬼蜮者無喪文之理也奎復明他日以文瑞世微君而誰哉予老矣或恐後死得與於斯幸君之亢吾宗也於其行輒贈以言

王修竹詩集序

三百篇詩之祖也世自盛入衰風自正入變雅頌息矣風雅頌經也賦比興緯也以三緯行三經之中六義備焉一變為騷再變為選三變為五七字律蓋自晉宋齊梁而下義日益離李杜手障狂瀾離者復合其他掇拾風煙組綴花鳥自謂工且麗索其義蔑如古者閭巷小夫閨門賤妾其詩往往根情性而作後之士大夫反異焉何也詩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誠之發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匪風下泉之思是

也大序言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不變者猶於變見之謂非豐鎬遺澤可乎山陰修竹王公有詩千餘予端讀盡卷賦核而該比形而切興託而悠三百篇之法度宛然在焉葢情性以發之禮義以止之博以經傳助以山川老以事物而豈一日之積哉公弱冠入仕首觸時宰閉門十年至於少舒而復卷乍出而終藏視富貴如空中雲其所自養者固矣天地間惟正氣不撓故清氣不渾清氣與正氣合而為文可以化今可以傳後而詩其

一也予數從公游嘯吟泉石每一篇作有飛出宇宙之意已而斂入絲粟寂乎無聲使人三歎不能已前輩評宋渡南後詩以陸務觀擬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與拜鵑心事悲惋實同夫同其所以詩之心則亦同其詩誰謂務觀之後無務觀也

龍源普渡紀勝詩序

橫舟真人名注丹臺神游碧落乃甲辰下元主龍源普度大齋九虎閽高綠章夜扣三泉錮魄盡使昭蘇厥功

偉矣笙鶴朝回環而觀者心竦毛豎許山曹君為詩美
之金舂玉應鉅帙粲然豈以異教同源吾儒抱濟川
之具不及拯人於生而翻羨師之拯人於死歟雖然天
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向使
彝教修明天下皆君子之歸而小人之棄生順死寧如
晝夜之有經正不知何罪可度也惟君子少而小人多
既自喪其所以生之理又不幸以兵死以刑死以水火
盜賊死失其正命卒墮沉冥此荒幻之說與普度所以

有功而吾道之不行於世其亦重可慨也故爲併序而書之

庚申玉樞會規約序

庚申會崇老氏教也經灰尚寒士如六日蟾蜍無所於用往往游心沖素以康濟其身乃或逸出於異教然教雖異也而有不異者焉老氏謂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即吾儒不失赤子之心是也道書載庚申日三彭每乘人睡奏過帝庭遂有守庚申之說會實昉是予謂

不然使吾埽除物欲夜氣湛如天地神祇臨之在上雖三彭無所施其仇若未能寡過彼得藉以為辭而吾方惕然警懼如盤盂几杖之在側三彭非仇予實忠予矣夫子云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由理而動淵默雷聲方寸地即玉樞也周三百六十日皆庚申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諸君尚勉之哉

馬靜山詩集序

詩起於康衢之謡而暢於三百雅歌頌沉王風蔓草繫

於時矣杜少陵自天寶末年感時觸景花淚鳥驚非復和聲以鳴其盛然而猶有唐也予讀靜山馬君詩清厲沉鬱扶天墜閔人窮意寄言外方其破硯寒燈蕭然四壁人不堪之而能發天葩於枯槁振古響於寂寥手提偏師亦足抗賈孟之壘君數過予坐一樓評萬象相知至徹肝鬲人或未知也君賦孤琴詩曰邈邈今世耳悠悠古人心嘻世無古耳久矣高山峩峩流水潺潺吾琴吾鼓游吾之天知奚喜不知奚病哉

送厲直之遠游序

東陽厲君直之僕圜海同舍郎也老槐風雨若有異物馮馮之夜秉燭相視如夢君曰予客江西十年訪舊游半入地幸而存者或逃山林或淪黨逐或老或負廬陵劉會孟執斯文牛耳盟嘗為予作孝經纂註序俄復溘然於人世何速也語已各欷歔顧僕偶未死猶以老且貧流落殊鄉而君兩鬢漆黑方翩翩駕輕飈游萬里外何壯也問所挾探囊不見有物獨孝經一部與胷中耿

耿亡恙其爲具齊之瑟越之章甫也嘻迂矣嘗聞孝者百行之源自古明王無不以孝理天下君持是書過東魯辨鄒洙泗起曾閔於九原與之講切將必首肯心印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昔賢臨深履薄以終其身至啟手足曰今而後吾知免夫是書得行革偷從厚崇禮遠刑使人人全其天地父母之仁而無毫髮之毀況乎食稻衣錦不一顰其顔猶謂有人心也於是相携出西郭門奉酒三

酌壯其行曰君不迂矣

顧近仁詩集序

予曩識近仁顧君於稠人中老鶴雞羣風格振整已心敬之先伯氏主鄉校月有書近仁每先諸子鳴予因從旁擊節則又識其文矣而未識其詩也壬寅冬近仁攜小愸藁過予虞廷遺音一鳴吾耳乃併與其詩識之蓋詩如其文文如其人也近世剽竊聲響竅蚓爭喧自謂能詩而不本於吾文以文其所不能至裂詩文為二途

而不知歸一也豈有拙於文而工於詩哉近仁辭語渾雄而發之以華藻氣骨蒼勁而節之以聲律全體互宣參唐歷選不懈而及於古於是近仁春秋高矣而槀以小慙名也何居予自二十已學詩星霜冉冉學不加進每視舊作愧中汗外幾欲盡刪乃已而人方許之以為工洪忍復存終不意滿昔人謂小慙人小好之大慙人大好之兹槀得無類是乎故為序其卷端以歸

鄭中隱詩集序

中隱鄭君前甲科進士也亦既搴桂抱月而歸風梼水
擊謂鳳池可立致未幾哭怙恃六霜又哭離黍彷徨顛
沛將寫其悲惋無憀之鳴舍詩奚寄詩文之一也君詩
如其文冠冕佩玉榘度春容可以施典冊薦郊廟乃雅
沉頌歇鬱為匪風下泉之思回首楓宸臚唱杏苑芳題
如隔宇宙盖君之所能存者心也而所不能挽者時也
其禮義彝倫豈鎬遺澤尚隱然於變風中者今復見矣
其孤以君之集來請為序予既重君之為人又喜君之

有子克揚前人光花淚烏鷩詩中有史千載猶有考焉其尚謹而藏之

故太府少卿錢公墓誌銘

公諱應孫字定之吳越武肅王十二世孫曾大父諱某故奉議郎贈太師鄭國公大父諱象祖故特進右丞相太師魏國公謚忠靖父諱某故通直郎贈中散大夫妣王氏封令人公生於寶慶丁亥以忠靖遺表澤補承奉郎歷任監淮東總領所鎮江所戶部大軍倉辟淮東帥

司準遣知泗州臨淮縣添差浙東帥司主管機宜文字除提舉左藏庫兼戶部退換局遷諸軍糧料院出知建昌軍仙都觀閣依舊任除大理正遷兵部郎中出知贑州改知温州不赴陞直寶章閣改知徽州得替丐祠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陞直華文閣紹興府司馬帶行軍器監兼宣撫司參議官除太府少卿積階至朝請大夫初公為倉官時吳門守鄭公霖檄往宜興覆核圍田水傷先是來者望洋無措公製二甑高二丈許載以舟遇圍

投甀決去甀中水驗稻株損果十九乃以實申盡蠲其租八萬餘斛疇不謂智公始至某都喚里正久不至問故曰爲辦過都錢未登問數幾何曰例一千六百緡半歸核官公笑曰今所歴八十六都盡然爲富翁矣即力革前弊吏卒受絲粟以上坐以贓疇不謂廉過瓜洲督視糧船回渡遇風後舟覆公戒舟師急往救曰活一人者予十緡於是數十命得免魚腹公如所活界之疇不謂惠建昌軍學敝風雨懼不支公初下車鋭然改作緣

以牆垣一洗舊觀刑部尚書包公恢記之盱江書院舊有田郡因兵興以其租養軍廢不治公復振之會富民犯法籍其畝三千餘撥入書院士得養爭淬礪以報公明年登進士科十有一人禮部侍郎陳公禮記之疇不謂敏軍之南門有娶宗女者夫婦恣暴奴相繼死非命至是復斷小婦之兩足事聞讞實竟杖流之要援不得入疇不謂斷於戲公以王門之胄相國之澤二十一而從政三十六而專城意其忽視世故以為不足經意而

弘識遠慮務沉厚得大體智以開物廉以飭身惠以拯溺敏以興教斷以除兇使公得盡其用雲油雨沛膏我六合豈止如今所觀哉會厄九萬目怵心已而屏置人事植菊疏泉放乎詩酒自號寶慶老人有寶慶集若干卷家藏法書名畫古銅彝鼎焚香宴坐賞弄終日嘗曰吾以遣吾情焉耳非有玩物之癖也自唐世王吳越宋南渡後始賜第於台至公晚歲復攜家還越而以疾終也乃在台之寓舍實辛卯七月二十一日得年六十五

其孤以壬辰正月三日塟公於天台縣花挑山娶董氏封恭人先公逝子囊因來越侍公游十年又十年復來公已謝世其子國衡詣予泣曰先人凡九寒暑而未得銘願請於君子不獲辭乃摭而述之銘曰
錢氏之先曰籛鏗歷仕殷周始封彭六十五葉門益弘吳越啟運武肅生山川草木錦繡榮忠懿挈土歸朝廷黔黎富樂不識兵繇唐而宋幾廢興九王之後揚遠聲公二千石升月卿培此寸地流芳馨東牀得

賢子明經餘慶衮衮鍾雲仍嵯峨丹丘鬱佳城後千年兮仰兹銘

故國子正鄭公墓誌銘

余與國子正鄭公生同里學同師繇長至老同出處人與其同然而是非眇忽之際更相箴正以至固爭極辨不茍焉為同也不幸公先余往所嘗交者聞而皆哭余哭之倍明年其孤將以十二月甲申塟公於五峯之原求余銘拜且泣曰是不敢忘先人之遺命余雖荒落念

相知為深其得辭公諱楧翁字宗仁家溫之平陽曾大父諱國珍大父諱得孫父諱阜卿恩封廸功郎妣周氏恩封孺人常簿台守蒼巖先生女弟公生於嘉熙庚子少穎出未弱冠束書游京頪名㬥如雷癸亥以類申補太學戊辰升内舍辛未舍校平壬申癸酉公闈連魁中甲戌省闈又中公以前廡賜上舍釋褐授廸功郎福州教授尋除國子正轉從政郎公少失怙母鞠教劬苦暨成名又失恃每恨祿不及養追慕終天卒棄官耕隱鄉

山瀑下越故人學禮招之往來轍迹餘二十霜其後次子同出乃糠粃萬事游神高邈以辛丑十月得疾即趣歸其友固留醫理病日侵至壬寅季春九日支憊登輿越十有二日至家形神將離對家人語尚歷歷已而伏枕又四日悠然而逝得年六十三公學聖賢之學名其齋曰初心沉毅直方自許致澤至於志不獲遂猶以言語文字扶植綱常精衛填海憑霄銜土其重可悲也晚慕顏子坐忘竹雲一榻竟夕不寐余聞而貽書以真知

實踐四字致愛助公自信力謂吾已得大意余亦不知公之所自得竟何如也或疑公學兼黄老而病且死欲實其議然性有能盡而命不可期理有能窮而數不可必雖立卓之顏而不免於短也況以此議公哉公程文在黄子冊中膾炙海内至今誦之有雜著二卷曰續古詩一卷曰厚倫皆精實可傳余敬公之才而有大節也法宜銘銘曰

公之文兮爛其河漢公之行兮豐厥根幹歴艱危兮

忠孝不遷人孰知兮知之者天

故待制吏部侍郎應公墓誌銘

歳庚子六月丙寅宋吏部侍郎中奉大夫應公年九十卒閭巷哭庠序哭其疏遠不識公者聞而亦哭明日大風雨拔木偃禾信宿乃止豈哲人淪亡關於世數人所悲者天亦震與公諱節嚴字𢿱父其先𧸝婺徙温平陽曾祖諱光大祖諱顯道父諱叔度贈中散大夫母朱氏封令人公生嘉定辛未令人夢神人紫袍玉帶乘白虬

而下覺而生公中散命其少名曰夢辰免乳習九經如懸河諸子百家過目輒記至耄不忘也泱科七歲試童科中三十有四登甲辰武科六年庚戌再換文科歴仕外任漣水教淛漕束幹長樂宰贛倅兩淮制司機叅淮西憲兩淛運判權臨安府事内任國子監書庫太學録國子監簿司農丞軍器監刑部郎官右司直寶章閣司農卿樞密院檢詳秘書監右文殿修撰權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寶謨閣待制積階初授修職郎通籍改奉議自

奉議凡八轉至中奉大夫曩公在六館時渠璫黷政公與學官九人扣閽陳其罪疏不報同時去國海内高之逮長淮幕會烽燧急公進策元戎率將校登陴固守冒矢石不動邊賴以安其才自許經濟識大體周細故治法征謀獄情軍餉咸効其職至于獻替論思每以四方水旱盜賊為上言之儼然先正遺風柱折維裂澒瀰揚塵間關歸隱自歎禄豐功啬不克狥義恥也客從中原來見公龎眉皓髪如商顔圖畫中人異且拜問以攝生

之術公笑曰吾有夜氣丹矣爲文精實詣理有補世教
課曾孫竹屋一燈丙漏下不倦幅巾藜杖時行虛落間
園翁溪友忘其昔貴自號平坡居士倏盛夏時得微疾
精神笑語亡恙一日整冠坐命孫傳翁待戒以修身齊
家之則曰謹識之語已而瞑娩朱氏漕使雪廬趙公之
甥先二十四年卒男一將仕郎蚤世孫一將仕郎傳翁
曾孫五以是歲十一月己酉葬公於管峯之原於戲孟
子謂天下達尊三有一已希况於全予公爵三品齒九

襃德以祭之歴麾節如韋素田具饘粥廬庇風雨可不謂清疾惡若臭嗜義若甘勢利熏人衆前獨卻可不謂介更夷險易亨窮閲少壯老終始於學弗惰弗遷可不謂一枝葉盡脫根本獨在乘化消搖返於太初非有盛德者如是與是宜為銘銘曰

生也何來有光如虹逝也何歸怪雨盲風黄髮四朝白雲一窾維德之芳緜於世世

宋貢士晉齋先生陳公墓誌銘

橫陽豐山陳氏淵源文獻世其家自左廂兵馬使傳十有二葉而至貢士公其間或隱或仕雖仕或不顯若嚮於天矣而名父子難兄弟哲夫懿婦先後一門銘其墓者皆當代鉅筆而龍泉葉公銘之再由此觀之斯文之澤嗇於前而豐於後天之報善未嘗爽也貢士諱某字某生嘉定乙亥曾大父諱某故修職郎大父諱某故承奉郎父諱某承奉長齋公嘗師止齋先生光廟初扣閽不報歸遯林泉以學授子若孫貢士習聞緒餘又益濬

之其學通經濟而不局於章句其文根義理而不衍於葩藻淳祐己酉薦於鄉景定辛酉再薦黜禮部始謝舉子業與季弟節菴出壁藏數千卷丹鉛手勘永夜伊吾精而性命粗而事物近而視聽言動之則遠而元會運世之故熟討窮研學益深文益古游戲儷語亦關治教時宰將起公布衣以重史館貢士固辭曰是不可易吾素自號晉齋亦望道之得行也時未可進退以斂之時未可昭晦以養之隨時變易以從道也于是貢士年八

十矣大德戊戌十月微疾卒於家貢士行不求僻言不立怪壹以忠信篤敬為受用根柢人亦熏德而良巷有爭者不之官之貢士質焉貢士曰某直直者喜曰某不直不直者愧已而喜愧兩忘各釋爭為睦於以見盛德之感人而人心天理不甚相遠也自類舊藁若干卷謂斯文未喪後當有知予心者娶尹氏先十五年卒孫彌仲泣而求予銘予非其人懼忝先哲彌仲請益堅則敬次其語志之銘曰

知士藏愚達人據槁維此齋居而以晉表晉之自明明非外皦惟退於時乃進於道好醜千年孰壽孰夭講學之功乾淳諸老

宋朝請大夫太常寺簿知台州周公墓誌銘

故台守常簿周公既葬之三年夏其孫益昌以公行狀來泣請銘余謂公行應銘法宜求當代鴻筆僕非其人敢辭益昌固請按狀公平生歷官書之悉獨立朝二事闕而不書恐久遂淪沒且死猶有知將遺憾重泉矣遂

志其大節以俟來史若狀所已書寧畧公諱元龜字錫疇温平陽人生慶元戊午讀書迎解落筆輒驚人少有老度窮有通識以六典貢漕闈升賢關擢嘉熙進士第教授廬州歴江淮諸司幹官扶彛倫贊規畫卓有能稱用舉員五攺官試縣一監州再登朝三縣有強寇公掃清之州有滯獄公平允之朝有公議公建明之凡材而仕者猶能焉至於繫賢類消長之幾關國事安危之會而見遠識微固爭力卻雖觸虎牙中虺螫而不以為悔

原書葉次誤號

則仕而材者或難之而足以見公之守也開慶己未提轄左帑時太學六士扣閽耿耿漢之三君八俊也當揆怒其攻己將擢公言路諷以意公正色曰臺諫天子之耳目不可市私恩直士國家之元氣不可以報私忿祖宗三百年學校公論所自出奈何摧折之乎語已束裝明日臺疏下矣景定初登庸元勲咸謂公相國故人要津立致公尺書不叩光範一廢六霜癸亥始以主管官告院除未幾委買江東限田用為心膂公昌言排之曰

熙寧間海內無事王安石以新法騷動釀成中天不忍言之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末聞脅子以肥父而家可為也聞者震耳讒者交吻而公復不容於朝明日又臺疏下矣夫豈不知唯唯之為福諤諤之為禍然寧此勿彼何也富貴電光也名節日月也公素疾邪其於不義富貴視之若浼故隨仕輒已進尺退尋十有三年而通籍二十六年而侍屢人方悶悶我獨徐徐勁節高風為世仰慕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誠如歐陽

子所云也晚薄曲臺意天以禮樂俟君子不半朞予郡
郡又不及試豈古道之難復生人之寡祐哉京歸道得
疾及門而疾革以咸淳癸酉五月一日卒年七十六階
朝請大夫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累贈朝請大
夫是為戒軒先生先生嗜古及交慈湖楊公簡鶴山魏
公了翁其學根義理達事物公所樹立父教也自號蒼
巖雜著八十卷又喜編纂有訓鑑大蒐文苑心嗜師友
四騷觀史大議管見類要詞科類藁竒字法語各若干

卷夫人林氏封宜人男三益昌台州黄巖簿晉昌邵武
軍户曹鼎昌台州户曹兼憲幹周氏世居馬鞍山下垂
三百年祖墓在其東松栢蒼然公就旁隴自營繭室先
塋宜人至是年八月庚申始合窆焉銘曰
挾河漢兮為章抱鐵石兮為腸與世濩落兮與道翺
翔維此馬鞍山兮生養而死藏彼圓形兮同死獨不
死兮留芳

故國學内舍蘧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德威遂其氏也遂爲昆陽希姓今族於南江者實自衢來至於君九葉爰泝厥先在春秋時衛大夫名瑗孔子稱之曰君子是爲遂氏鼻祖譜牒弗傳寥寥二千年間君子之澤若是乎遠也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某皆隱德不耀箕裘忠厚逮君殖以孝友華以詩書益蕃且碩君少穎發經傳諸史過目成誦試有司數不利借逕韜畧戊辰補國庠較藝居先明年升内舍又明年請監舉下第東歸不以得喪累懷事親菽水盡

歡執喪哀毁以至骨立詳於家舍而畧其家豐於時祭而菲其奉髮垂白毎道父母時事輒泣下嘗曰兄弟均父母遺體也與仲氏怡愛藹然家事鉅細悉以付之仲氏疾醫禱徬徨不幸不起則泣且歎曰人生大夢耳須珪組何為幸而有田可以備饘粥有先人之廬可以蔽風雨吾亦從此遯矣會陵谷兵戈騷屑所至無完室君旋被荒穢結小屋數間繚以榆柳種菊蒔蘭乃角巾野服挾策相羊雲嵐舒卷草木榮謝無不目擊而心領歲

時美景燕洽族姻命家童歌淮海清真詞盡醉而止念生無所用遠不能澤當世近猶當惠其鄉歲祲蒿目語人曰爾饑吾食能下咽乎輟廩分賑又海糴以續其匱貴入而賤出人德其濟曰遂公活佛也悲夫以君之行己及人明於大體而周於細故其為君子之後也庶乎無愧矣娶林氏帑院公之女男霆龍歸章氏為婦君生於宋嘉定庚寅二月以大德辛丑十月戊寅終於正寢年七十有二初君自卜兆於靈溪之原詒霆龍曰美哉

斯丘窈而深廓而有容是為予千秋之幽宮予死葬毋越三月循古禮也霆龍祗治命以臘月甲申奉柩藏期薄而亡銘於予予以同舍郎不得辭銘曰

桑田兮海水槐國兮風雨彼美人兮在何許采芙蓉兮江之涘抱貞芳兮以道終始百年兮杯土垂孝友兮詒孫子

玄宅銘

晉陶淵明履運欷歔逃之酒既不可將逃於永歸之宅

今嚴陵玄同子邵君尚友千載竊慕高風自志玄宅又擬自輓七章以寄親友於是君年六十七矣自虞書已有玄德之名揚雄草玄韓愈鉤玄非恍非惚玄在天地先窅微深妙萬物出乎此入乎此者也君知皦皦之為病將黜聰明泯好惡身世兩忘而復返於玄雖玄於中虛明萬古不夜如韞玉于匵欲掩其光而光卒不掩玄得無尚白歟乃為銘銘曰

橋門之雋月窟之仙宇宙無窮陵谷忽遷衆皆尾毀

我獨璧全櫟以散壽蘭以明煎孰云真宅維德之玄
知白守黑迺天地先如龜抱息靜閱千年君曰旨哉
斯銘可鐫

乾隆御覽之寶

霽山文集卷五